

劉

氏

鴻

書

第七十三卷

文史部八

女詩

湘妃廟

踏春曲

陌上桑

磧面詩

醉公子詞

盛小叢

文選句

徐月英

盈川姪女

薛濤

破錢詩

縫衣詩

桐葉詩

荆公女

用脩嬪

孟淑卿

趙鸞鸞

五首

花蓋夫人

卓文君

六條

書法

蒼頡兄弟

四目

鬼哭

真草書

五雲體

弟子逸少

隸書

鐵門限

絕楷法

王羲之

未暇草書

書第一

戈字逼真

右軍遺跡

常侍登牀

懷素

至寶

篋笥之珍

換鵝

投江歿

本朝書名

蕭翼

名家書評

文訣

附書厄

三易三上三多 二焚草

苦吟

焚書

科斗書

改隸字

鬼名

燒東宮圖籍

破爛朝報

聖意

卷七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七十三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文史八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女詩

有客泊湘妃廟前夜半偶見輿衛入廟中置酒鼓瑟殆
明隱隱絕水浮空去因入廟見題詩墨未乾云碧杜紅
蘅縹渺香米絲彈月弄新涼峰巒向曉渾相似九處堪
疑九斷腸

名山記

邢鳳之子夢一婦人歌踏春曲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
塵陽春踏盡秋風起愁盡人間白髮人

詞海遺珠

陌上桑三解其一云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樓中有
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養蚕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
繫桂枝爲籠鉤頭上髮鬢髻耳中明月珠網綺爲下裙
紫綺爲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
帽着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怒怨但坐
觀羅敷其二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使往問
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
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
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其三云東
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素絲

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
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
哲簾簾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
皆言夫壻殊

玉屑

虞世南著史略云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
春日以桃花和雪與兒饋面云取紅花以白雪與兒洗
面作光悅取白雪取紅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雪白取
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歲華紀麗

唐人醉公子辭云門外獬兒吠知是蕭郎至剗鞞下香
堦寃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帷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

還勝獨睡時

枕林學山

唐妓盛小叢突三臺詩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欄中馬
正肥日盱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此詩唐詩中
不載惟見于樂府詩集然亦佚其姓氏

韋蟾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
生別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牋毫授賓從請續其句有
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
令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客無
不嘉嘆

談寶

江淮間娼徐月英送人詩曰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

去一人歸生憎平望橋邊水忍照鴛鴦相背飛

其夢瑣

楊盈川姪女曰容華爲新粧詩曰宿鳥驚眠罷房櫳乘
曉開鳳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粧似臨池出人疑月下
來自憐終不見欲去復徘徊

筆記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始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
薛濤在高駢宴上聞邊報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
人之妙元白流紛紛停筆濤有詩集然不載此詩

毗陵郡士人家一女姓李氏方年十六歲頗能詩甚有
佳句吳人多得之有拾得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

依稀猶有開元字暗想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代醉編

縫衣詩自太宗宮人孟浩然後鮮覩佳者近惟謝幼睿
一首字字精工詩曰懶向粧臺理曉粧爲郎獨自製衣
裳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線牽時恨共長霜戶敢辭纖手
冷芸窓思貼弱肌香縫成不怪無鴻鴈贏得霄來覆妾
床

玄散堂詩

侯繼圖微時曾秋日於大慈寺樓上倚闌忽秋風四起
有大桐葉飄墜上有詩云拭翠歛雙蛾爲鬱心中事榻
筆下庭除書作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紙書向

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侯貯巾
篋五六年方與任氏爲姻常念此詩任氏曰此是妾作
在左綿時書此爭得在君侯以今書校之葉上無異堯
山堂外紀

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君者能詩嘗見親族
嬪女有服者帶白羅繫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
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回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
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
有詩云絮如柳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
簾半掩夜深人在水晶宮皆嬪人之絕有才思者墨莊

楊用修婦亦有才情楊久戍滇中婦寄一律云鴈飛曾
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未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
烟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
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放賞編

孟氏淑卿詩對鏡清晨對鳳奩含情強裝束既已命如
塵何須顏似玉西施館娃宮裏管弦清豔質裝成百媚
生只教人差長夜飲可憐不解報朝盈楊妃菊霓裳舞
罷小腰肢低首臨風幾許思莫恠姿容太妖冶半綠那
酒半燕支觀蓮美人圖綠槐蟬靜日偏長懶燕金爐百

和香莫摘池中蓮子看箇中多半是空房春閨圖粧樓
倚倦怯啼鴉寶髻慵簪茉莉花蝶粉蜂黃渾認卻不應
人尚在天涯贈妓石榴裙子稱纖腰唱徹新聲換玉蕭
背倚東風偷拭淚爲誰腸斷爲誰嬌

說聽增紀

趙鸞鸞名妓也作閨房謔詠五首曰擾擾香雲濕未乾
鴉翎蟬翼膩光寒側邊斜插黃金鳳粧罷君王帶笑看

雲影表

○彎彎柳葉愁邊戲湛湛菱花照處頻嫵媚不煩

螺子黛春山畫出自精神

柳眉

○嚼盃微動櫻桃顆咳

唾輕飄茉莉香曾見白家樊素口瓠犀顆顆綴榴房

檀

○粉香汗濕瑤琴軫春逗酥融白鳳膏浴罷檀郎捫

弄處露華涼沁紫葡萄

酥乳

○纖纖軟玉削春蔥長在

香羅翠袖中昨日琵琶絃索上分明滿甲染猩紅纖指

○形管遺編

桂吐兩三枝蘭開四五葉是時君不歸春風徒笑妾花

蕙夫人集

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臙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
焉及長卿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
長卿乃止瞪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
相決絕○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日

溝水頭蹀躞御溝上溝水東西流○郭東亦有樵郭西
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淒淒重淒淒嫁娶
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
何離窈男兒欲相知何用戩刀爲齧如馬噉荇川上高
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紅白桃花詞○道是梨
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
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丹管遺編

書法

傳載蒼頡兄弟三人一造竺國字一造天宮字季爲頡
造華字

史皇氏倉帝名頡生而四目

出野史

卽能書及長登陽

虛山臨玄扈洛水之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倉帝受之

遂窮天地奎星圓曲龜文鳥羽山川指掌指而勅文字

文字成天爲雨粟鬼爲夜火

史傳注

真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嚴重大字難於結密小字難

於寬綽

志林

古者書名破真從草取其便於書記難於模倣唐書曰

韋邠公陟每書陟字自號五雲體俗浸相緣率以爲常

事物紀原

衛夫人名櫟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

書嘗與支法師書云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
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
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能工呈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
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適媚師可詣晉
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衛和南

管遺編

下邳程邈本秦獄吏得罪繫雲陽獄初善大篆覃思十
年增減大篆去其繁複而爲隸上於始皇始皇善之爲
隸人佐書故名隸書又曰佐書秦之權量所刻是也不
爲體勢與漢欵識篆文相類非有挑法之隸也

僧智未王右軍七代孫名法極住會稽嘉祥寺常居閣
上臨書三十年所退筆頭置之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
五簾皆滿人來求書戶限爲之穿穴因以缺裹之人謂
之缺門限

山堂肆考

魏明帝立凌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韋誕轆轤長組引
上使就題署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既下頭髮皓然
因誠兒孫絕此措法

翰墨盛事

右將軍王羲之七歲善書十二得其父曠用筆秘法不
盈朞月書大進衛夫人語太常王榮曰此兒必見用筆
訣也妾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意因流涕曰此子必蔽

吾名嘗書祭北郊文久乃削之筆入木三分三十三書
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訖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
人乎羲之書多不一體常遊天台還會稽上洞庭題柱
爲一飛字有龍爪之形因之謂龍爪書

羊欣筆陣圖

弘農張伯英善草書每下筆必爲楷則云匆匆未暇草
書坡集

瑯琊王僧虔博涉經史兼善草隸高帝素善書篤好不
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矣或
云帝問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
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

卿善爲詞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太平御覽

太宗工隸書師虞世南常患難于戈法一日書戩字乃空其落命世南填之帝以示魏徵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徵曰天筆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所可擬倫仰觀聖作惟戩戈字逼真上笑公藻識

中宗神龍元年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緝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惟有一卷見在今臣進訖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

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
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
人崔融爲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舉朝爲榮

唐語林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自作貞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
道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
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
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又云吾臨古人之書殊不能學
其形勢惟在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勢自生耳嘗召三
品已上賜宴于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酒就

太宗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手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

尚書故寔

僧懷素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謂之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爲故得奇恠凡草聖盡於此矣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又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脚勉旃至晚歲顏太師以懷素爲同學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

之張長史觀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
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是古釵
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真卿之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入辭
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
唱賊久之真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
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定勢又遇壁折之路一一自然
顏公曰噫草聖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懷素俗姓錢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書故鄉中號爲大錢

師小錢師

初潭集

趙孟堅字子固嘗得蘭亭真本於雪川甚喜乘夜回嘉

興擢至昇山大風覆舟子固立淺水中手持蘭亭示人
曰帖在此餘不足介意因題八字於卷尾云性命可輕
至寶是寶

輟耕錄

張長史釋褐爲蘇州常熟尉任後旬日有老父持狀判
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閑事屢擾公門老父
曰其實非論事但覩公筆跡奇妙貴爲篋笥之珍耳長
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君愛書兼有著述長
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

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書爲換鶩字近日韓宗儒性饕
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

爲換羊書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誤紛冗宗儒繼
次作柬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公笑曰傳語本官今
日斷屠代醉編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
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公若不
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攄船舷欲墮攸
遂與之何氏語林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
岳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乏逸韻蔡襄
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

字長公外紀

王羲之蘭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嘗于寢房伏梁上鑿
爲閣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於師在日貞觀中羲之真
草書帖構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
所乃敕諸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
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
先師實常獲見自師沒後薦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旣
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又敕追辨才入內重問如此者
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
中逸少之蹟莫如蘭亭求見此書勞於寤寐此僧耆年

又無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設謀計取之必獲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召見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雜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隨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黃衫極寬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觀壁畫過辨才院止于門前辨才遙見翼乃問曰何處檀越翼就前禮拜云弟子是北人將少許蠶種來賣歷寺縱觀幸遇禪師寒溫既畢語議便合因延入房內卽共圍碁撫琴投壺握塑談

說文史意甚相得乃曰白頭如新傾蓋如舊今後無形
跡也便留宿設酒果等酣樂之後請賓賦詩辨才探得
來字韻其詩曰初醞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窶
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
照不燃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欵良宵殷勤荷
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遙酒蟻傾還泛心猿躁似
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彼此諷味恨相如之晚通
霄乃去辨才云檀越閑卽更來翼乃載酒赴之與後作
詩數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師嗟賞不已
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傳二王楷書法弟子自幼來

耽翫今亦數帖自隨辨才欣然曰明日可把來看翼依期而往出其書以示辨才辨才熟詳之曰是卽是矣然未佳善也貧道有一真跡頗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蘭亭翼笑曰數經亂離真跡豈在必是響榻僞作耳辨才曰禪師在日保惜臨亡之時親付於吾付受有緒那得參差可明日來看及翼到師自於屋梁上檻內出之翼見訖故駁瑕指類曰果是響榻書也紛競不定自示翼之後更不復安于伏梁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留置于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旣數童弟等無復猜

疑後辨才出赴汜橋齋翼遂私來房前謂童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卽爲開門翼遂於案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曰我是御史奉敕來此今有墨敕可報汝都督知都督齊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示敕旨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未還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須見及師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敕遣來取蘭亭蘭亭今已得矣故喚師來別辨才聞語絕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南發至都太宗大悅命供奉榻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真等四人各舉榻數本以賜皇太

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王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所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後隨仙駕入玄宮矣今趙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

書要錄

法

王僧虔書猶如楊州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皆悉克悅舉體沓拖而不可耐羊欣書似婢作夫人雖知遇位舉止羞澁終不似真阮研書如貴曹失品不復排斥英賢也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殷均書如高麗人抗浪乃不有意氣而姿顏自足精神徐淮南書如

南岡士夫徒尚風軌而不寒乞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
形狀雖未長成而骨氣峭盛吳休尚書如新亭傖父一
注似揚州人共語語便態出柳彥書如深山道士見人
便欲退縮曹喜書如經論道士言不可絕王右軍書字
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故歷代寶之永以爲訓
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如有神力程廣平書如鴻鶴弄
翅頽頽布置紅雲之見白日蕭思詰書如舞女低腰仙
人咲樹李鎮東如芙蓉之映日文綵之鏤金桓玄書如
快馬逐陣隨人曲屈豈須文譜范懷約真書有力草行
無功故知簡牘非易皇象書如文鸞彩鳳孤飛獨舞孔

琳書如散花空中流行自得李岩書如鏤金素月屈玉
自照薄紹書如龍遊九霄繾綣可愛崔子玉書如危峰
阻日孤松一枝邯鄲淳書應規入矩方圓乃成師宜官
書如鵬羽未竟舉翮而自遊梁鵠書如龍威虎振劍拔
弩張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馮虛欲仙衛桓公書如插
花舞女援鏡咲春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乍飛鍾繇
書如雲鶴遊天羣鴻戲海行間茂密實難輕過米元章
採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僧智永書經氣骨清
瘦大小相雜如十四五貴曹禰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
褚遂良書如熟馭戰馬舉動從人而別有一種驕色虞

世南如學休糧道士神定雖清而體氣疲困歐陽詢如
新痊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勤柳公權如深山道士修
養已成神氣清健無一點塵俗顏真卿如項羽掛甲樊
噲排突便弩欲張鉄柱將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
如乍富小民舉動屈強禮節生疎徐皓如蘊德之人動
容溫厚舉止端正敦尚名節體氣純白王子敬醉中信
筆頗有沓拖風氣沓拖字雖出文選而隋僧智果論書
云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不端正奕奕皆有一種風
氣王子敬書如河朔之少年皆風流也舉體沓拖而不

可耐矣

書譜

文訣 附書厄

魏文帝云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字易識字易讀誦也顏氏家訓作文有三上馬上枕上廁上補用學者當取三多看讀

多持論多著述多誠苑

全子棲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牛平凡三焚文集初潭集

苦吟孟浩然眉毫盡落裴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至走入醋甕

秦人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
凡十八章

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
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
斗書漢書秘之希有見者于時間堂上有金石絲竹之
音乃不壞矣

始皇既焚書改古文爲大篆及隸字國人多謗怨秦苦
天下不從更召諸生至者皆拜爲凡七百人乃密令冬
月種瓜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命就視之先
爲伏機諸生方相難不能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而

壓之終乃無聲

古今奇字序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
鬼名耶

初太子夢侯景作秦始皇占者云此人復欲焚書景入
太子募燒東宮圖藉焚夢則應焉

三國典略

宋王荆公

不好春秋目之曰破爛朝報

世祖至元十九年帝師亦憐真死谷兒麻八刺乞列嗣
初土番人八思巴者相傳自其祖朶栗亦以其法佐國
主霸西域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約
通其大義國人號之聖童年十五謁帝于潛邸與語大

悅日見親幸中統元年帝卽位尊爲國師授玉印命製
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
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
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而大要則以諧聲爲宗至元
六年詔頒行天下凡璽書頒降並用蒙古新字各以其
國字副之遂升號八思巴曰大寶法王十一年請告西
還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死詔贈皇天
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
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亦憐真嗣凡六歲至
是死復以荅兒麻八剌乞列嗣立自是每帝師一人死

必自西域取一人爲嗣終元世無改焉

元史本末

劉氏鴻書卷

七十三終

第七十四卷

身體部

身體總論

胎月

六餘

脉氣

肖天地

鬚髮眉

三尸九蟲

天皇氏

心相見目

行詩圖

五官鬚

鬚龍

白鬚

謝靈運

李光弼母

帝王鬚

面

剥面皮

面上起草

耳目

唾耳

雞冠秀才

黑色養目

五十七眼

目光如火

一目鬼

眼多白

一目存誓

口舌牙

含香

孫登嘯

口過

指口以示

善嘯

種牙

鼻

鼻祖

氣如龍

種始立堅凝爲地種軟濕爲水種煖熱爲火種氣息爲風種使地水火三種雖立非風種關通其中則兒形莫得長故自一七日至三十有八日於胞胎中自然生三十一種風關通整合使之筋脉機關孔竅皆得流通於其中間地十七日又復一死蓋短座之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普門之風吹整其體足其音聲故也如此在胞胎中凡十個月處母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五繫自縛如有葦囊如在羅網起不淨想瑕穢想牢獄想幽冥想起如是等想晝夜恓惶急欲起出母食多食少太膩無膩太熱太冷色欲過度當風差久游行馳走有所度

越凡此之類兒皆不安亦復受諸苦惱及生地苦亦如之或以衣受或以衾受皆切楚痛當此欲生未生之際使非何所垂超之風吹令頭下足上以向生門則母子徃徃兩皆不保

樂善錄

人始生而有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食三年顛合然後能言十有六年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齟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齟十有四歲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命

之端形於此

國憲家猷

齒乃骨之餘髮乃血之餘耳乃腎之餘頂乃髓之餘爪

乃筋之餘語乃氣之餘

夷門廣牘

脉勇怒則面青骨勇怒則面白血勇怒則面赤飲酒者

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

草木子

心去腎八寸四分天去地八萬四千里人自子至巳則

腎生氣自午至亥則心生血陽生子而地氣上升至巳

而亢陰生午而天氣下降至亥而極人身肖天地也

清

暑漫錄

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臟皆異故有老而鬚白

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眉鬚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
夫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於腎稟水氣故下
生眉屬於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爲鬚下爲勢故
女子宦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異男子則知不屬

腎也

筆談

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爲人大害常以庚甲之日上
告天帝記人之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
人速死死後魂升於天魄入於地惟三尸遊走名之曰
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精卽爲禍患二尸分居
人身上下爲人之孽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令人眼暗

髮落口面齒病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
多忘令人好作惡事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
搔擾五情勇動淫邪不禁其尸形似小兒或似馬狀長
毛二寸人死卽出作鬼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無異
其九蠱類多如蛔蟲白蟲之類躁人五臟多致殺人令
人多病種種動作

太上三尸經

天皇氏三舌鱗身地皇氏馬蹏人皇之身九章史皇四
目伏羲蛇身神農牛首大眉三辰能言五日能行七朝
齒具黃帝孕二十月而生河目隆顙日角龍顏弱而能
言十歲而改神農之政顙頊併幹十三而致太平帝嚳

戴千十五而佐顓頊唐堯孕十四月而生鳥庭八眉十
三而佐帝摯舜四瞳子禹孕十四月長頸鳥喙兩耳三
漏而虎鼻湯臂二肘文王四乳其長十尺老聃在孕七
十二年足履八卦仲尼河目海口坐如蹲龍具四十九

表

玄覽

人之心相外見於目其善惡又更多端凡管喻啖噤者
嫉妬人也肝睢眦眦者惡性人也矐矐晃晃者憨人也
彌詞贈贈者姦詐人也應徵拘勒者崛強人也羊目虹
瞳者毒害人也睛色雜而光浮淺者心不定無信人也
睛色光彩溢出者聰明人也睛色紫黑而光彩瑞飾者

好隱遁人也晴色黃瞻視端直者慕道術人也晴多光
而不溢不散徹而視瞻端正者亦慕道人也晴急眨者
若不嫉妬則虛妄人也

青箱雜記

荊州街子葛清勇不膚撓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
詩成式常與荊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闌
記反手指其去處至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盃
臨菊蓼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纈窠
鏤勝絕細凡三十餘處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
行詩圖也

酉陽雜俎

五官 鬚

關雲長美髯髯內一鬚尤長二尺餘色如漆索而勁常
自震動必有大征戰公在襄陽時夜夢一青衣神辭曰
我烏龍也久附君身以壯威武今君事去矣我將先往
語畢化爲烏龍駕雲而去公寤而怪之至夜公走麥城
與吳兵對天曙將鬚失其長者公始悟前夢嘆數已定
將奈之何至晉太始元年樊城大旱祈雨無驗有司夢
黑衣神自稱鬚龍能爲我立廟當致雨以救民有司虔
請至午果雨淡雲中烏龍現身遂爲創祠掘址得一長
鬚意卽龍也遂以塑於龍神頸中題其廟曰鬚龍廟

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七十三壽矣顏天豈早白與宋杜公衍年四十餘鬚髮盡白及卒年八十

金華子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人保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闔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更恐爲他人所得因剪棄其餘遂絕

晉書

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成郡王皆爲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幾四十四幄

珍珠船

虞陵月必泰紹興中監臨安府和劑局局內失火延燒
民家逮吏論死必泰遂自誣伏坐失官吏得免死必泰
歸順道謁婦翁門外雨雪交下有二童子掃雪於門庭
婦翁因必泰失官殊輕之而私訝一夕夢掃雪以迎宰
相今唯必泰雨雪中至又無他客既准設備姑留之必
泰歸益刻苦向學試博學宏詞科至京寓一班直家一
日班直袖小冊自外至必泰請借觀則鹵簿圖及入試
果以此命題申詞科歷官至宰相封益國公未試之前
必泰夢入陰司見判官拷掠一鬼指必泰曰此人有陰
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柰何鬼請爲帝王鬚卽起摩必

秦頰爲種鬚旣覺猶隱隱痛後必秦罷相家居有一相士來適邂逅必秦於門外相者問相公何在必秦進揖曰某前此待罪宰相者曰爾貌如此莫誑我也必秦延入上坐相者復請見宰相必秦荅如前相者起將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

因果錄

面

王武子與武帝圍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則剝其皮賈克問皓曰何以剝人面皮

其顏之厚也

語林

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

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
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
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右叅政
聞之曰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

東軒筆錄

耳目

燕丹使田光往侯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曰此出
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亟往見光

列士傳

兖州張審通嘗爲泰山府君所召令爲詞判錄申天曹
天曹允之府君悅問曰子何願曰特更欲聰明耳乃命
取一耳安其額上旣寤覺額痒踊出一耳尤更聽時人

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雞冠秀才

太平

廣記

凡觀五色皆損目唯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

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

倦遊錄

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

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太平御覽

郭子儀身長七尺二寸初在行伍李白客并州於哥舒翰座上見之曰此壯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當擁節旄履脫其刑責翰因署爲牙門將後子儀勘定安史歷諸道節度及永王璘反事干李白子儀請以官爵贖翰

林上許之因而免誅

樂史序

錢鏐年老一目失明中朝國醫胡某曰可無療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障眼卽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於地下足矣醫人治之復故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

談苑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包拯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宋史

宋欽宗北狩和議成顯仁后將還帝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南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不能

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瞽吾目乃升車北至南中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之憮然久竟失明募醫不効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鍼一撥左翳脫然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朗更煩終始其右報當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道士去後王剛中帥成都圖靈泉縣朱仙像以進則儼然當日道士云岳忠武初入獄欲坐以策應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悞令我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而其家生子俱青盲神明固自有顯証可不畏

哉

白拂齋

口 舌 牙

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疑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視其藥更爲含食意遂解

漢官儀

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藉往觀與語亦不應藉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爲嘯求與俱出登不肯藉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震山谷藉慙而問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藉更求

之不知所止

晉書

宋考功在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
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間有才但以其
有口過蓋之問患齒疾口常臭故也之間終身慙憤

唐書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
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子由晦默少許可
嘗裁子瞻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此
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子由裁以目
舌之禍及餞之郊外交一談唯指口以示之

長公外

記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
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
聲沉下舌尖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以瓜徐刮之則
嘯聲愈遠呂覽云反舌殊鄉之國卽此

拾遺記

鄧雲翁者嘉靖間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
法令患者飽食後吞藥丸七粒復以末藥入湯漱口片
時諸牙皆下乃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已序
逐枚醮鼠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少壯或老人牙以脫落
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

鼻

鼻祖卽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又凡人懷胎鼻先受形故謂始祖爲鼻祖也

楊子雲

王廷奏始生於恒山西南別野生後常有鵝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下有里人路德播異之及長駢脅善陰符鬼谷之書歷居戎職頗得士心以長慶元年春二月會使河陽廻及沈水酒困寢於道忽有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有從者竇載英寤以告廷奏廷奏騁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駱山人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而右如虎氣交當王於今年秋子

孫相繼滿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見有如此者復云家
之庭合有大樹樹及於堂是兆也廷奏既歸遇田弘正
之難中夜有軍叩門僞呼官稱廷奏股慄欲逃載英曰
駱山人之言時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廷奏意乃
安及爲留後他日歸其別野視家庭之樹婆娑然暗北
舍矣墅西有飛龍山神廷奏往祭之將及其門見一人
被衣冠折腰於廷奏問左右皆不見及入廟神乃側坐
衆皆異之因令面東起宇今尚存焉尋以播爲上賓戴
英列爲首枝訪駱山人待以函丈之禮乃別構一亭號
駱氏亭報疇昔也

唐年譜

五臟 心 肝 腎

符朗從堅過江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詣之沙門沙伏問朗曰是王吏部兄弟也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忱醜而有才國寶美而狼毒故也

裴景泰

書

泓演衛大夫狄人殺懿公而踐其屍僅留肝焉演遠使返報哭於肝之側曰臣請爲表自剖其腹納肝於內而死

左傳

沈存中苦腰重不能行有將佐曰此乃病齒數年用苦參揩齒其氣味入腎傷腎所致也後有太常少卿舒昭

亮亦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之疾皆愈
並方書所不載者

筆談

回回俗善保養者無他法惟護外腎使不着寒見南人
着夏布裙甚以爲非恐涼傷外腎也又云夜卧當以手
握之令暖謂此乃生人性命之根本不可不保護也

不佩錄

四體 指 髀肉 足

浙有士人一指忽隱痛不可忍其中指甲間生一珊瑚
高二寸血色氣縷成海市人士戰馬城郭戈矛人與已
皆見其人嗜飲燒酒醫謂火所吐幻景服以大黃稍減

久服遂絕然火何得成此異哉

異識資譜

劉玄德在荊州教劉表座上起如廁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之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裡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蜀志

符堅與諸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彥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謂釋道安習鑿齒齒跛一足故戲之

代醉編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
有鬼令我不致兩府者汝也

北堂書抄

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卽止蓋真宗

常顯上帝求嗣上帝問羣仙曰誰當往者皆不應赤脚
大仙一笑遂命降爲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

史

纏足一事謂之妖古無此蓋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足
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世習俗既久以足小爲美

短人 瘦人 長人

國語

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西蠻人也國語要離羸瘦極每出遇
順風卽行逆風卽倒

獨異志

阮孚性機辨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愛重常於室
內置酒十瓶瓶大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

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爲人王家匡坐相對
宜早還宅因持酒去帝憮然大笑

世說新語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
經編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
敢犯之唯畏海鶴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而吞之亦壽
三百歲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
公言小人也

神異經

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其長朱衣編
帶以赤蛇繞其頂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
此人以鬼爲食以霧爲漿名曰尺郭一名食邪一名黃

阮翁仲安南人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
爲縣吏爲督郵所笞嘆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
秦始皇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爲
瑞翁仲死遂鑄銅爲其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
有見之者猶以爲生

天中記

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
爲吉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
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
下以爲羣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

足六尺

李斯書

符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符氏應天受命
今當太平外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不荅俄而不見新
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霖雨河渭溢蒲津監寇
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
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
乃赦之

集異錄

男相 女相

論語撰考識顏回有角額似月形淵水也月是月精故
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謂面有三庭山在中鼻

高有異相也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逖遁山東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雲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伯喈傳

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白知其非傅粉也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則知晏常傅粉矣前漢佞倖傳籍孺閔孺傅脂粉以婉媚倖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繁旋偃仰從容冶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

此知古男子多傅粉者

野客叢書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卽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轅下

何氏語林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遨遊於是羣姬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天中記

王顯與太宗皇帝有嚴子陵之舊每掣禪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謂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

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

卒

唐史

高齊蘭陵王長恭面類婦人嘗着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推摩擊刺之容今人面是也

國憲家猷

華溫琪少從黃巢爲盜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於桑林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壯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於家

五代史

岳生李生各祈夢於七曲山梓童祠祈功名夢俱至王者前忽一人下殿傳旨曰汝二人皆可貴但身與頭不相稱因引至廊下用斧兩易其頭歸見妻子皆駭然及問平日家庭事應對皆無舛乃稍安後二人俱登科賈弼夢人易其頭還能半面啼半面笑徐郎中夢神人攜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曲而小乃剝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盛文肅公珍世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踈瘦如削二公並以文辭知名於時梅學士詢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鑪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撒開兩

袖郁然滿室濃香有實文賓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臭

天中記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錢塘分也占之又

在臨安以相法隱市中求其人起與術者善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會縣中豪傑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

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博徒耳術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將質吾術耳明日遂去起始縱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爲

賓客

西湖志

施宜生福人也少遊鄉校有僧過焉與之言引之風簷杲日援手周視曰子有奇相歸宅日當語子又數年遇諸塗宜生方躡場屋不勝困欲投筆漫徵前說以所向叩之僧出酒一壺與之藉草飲復援其手曰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然則必有以

合乎此而後可貴也時范汝爲建節戎行宜生杖策徑
謁干以祕策汝爲恨得之晚亡何而汝爲敗變服爲傭
渡江至泰有大姓吳翁者家僮數千指搯魚鹽之饒宜
生傭其間三年人莫之覺也翁獨心識之一日屏人問
曰天下方亂英雄鏖跡亦理之常我視汝非傭必以實
告不然且捕汝於官宜生不服翁固詰之則請其故翁
曰汝動作皆傭而微有未盡同者此魚服而角也我固
將全汝而何以文爲宜生驚汗亟拜曰主實生我不敢
匿遂告之由翁曰官構方急圖形遍城野汝安所逃龜
山有僧可託以心余交之舊矣介以入主僧者出儼然

鄉校之所見也啓緘而留之餘數旬持撓夜濟宜生於
淮曰大丈夫富貴命耶予無求報心天實命汝知復如
何必得志毋忘中國逆而順天所祐也虜法無驗不可
行遂殺一人於道而奪其符以至於燕上書道國虛實
不見用縻而致之黃龍會赦得釋因以教授自業虜有
附試畔歸之士謂之歸義逆亮時有意南牧校獵國中
一日而獲熊三十六試多士遂以命題宜生奏賦曰聖
天子講武功雲屯八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亮鑒而喜
擢爲第一不數年仕至禮部尚書紹興三十年虜來賀
正旦宜生以翰林學士侍講爲之使朝廷聞之命張忠

定燾以吏部尚書侍讀館之都亭時戎壘方堅國備大弛而謀者傳造舟調兵之事無虛日上意不深信館者因以首丘風之至天竺微問其的宜生顧其介不在傍忽低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始大驚及高景山告燾而我粗有備矣宜生寔先漏師焉歸爲介所告烹而死宜生方顯時龜山僧至其國言於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不知所終國史逸其事獨准士能道之

朝野遺記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爲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縗紵跪爐於像前會

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
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人翰林女子爲國夫人
矣後數年陳晉公恕爲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
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
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
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太宗敦諭再三遂納
爲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東軒筆錄

徐耕成都人二女皆國色爲詩有藻思耕家貧甚有相
者曰公非久當大富貴耕使相其二女曰青城山有王
氣每夜徹天者一紀矣不十年後有真人乘運此二子

當作妃后君之貴由二女致也及王建入城聞其姿色
納於後房姊生彭王妹生衍建卽位姊爲淑妃妹爲貴
妃耕爲驃騎大將軍衍卽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
爲翊聖太妃

蜀檮杌志

龍圖劉公燁未第前娶趙尚書晃之長女早亡而趙氏
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旣而劉公登科晃猶未第夫人復
欲妻之使媒道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不敢爲姻
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七姨爲匹欲
以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餅從上揭劉郎
纔及第豈得便揀點人家女劉公曰非敢有擇但七姨

骨相寒薄非某之對九姨乃可遂娶九姨後生七子皆
顯七姨後適關生竟落泊轉依劉氏養之終身

青箱雜

記

劉氏鴻書卷七十四

終